

琉璃场 从未被遗忘的江湖

□本报记者 马工枚文 / 图

琉璃，似宝石雅致，又夺千峰翠色。成都东南郊琉璃场，不仅藏着成都地道的市井烟火气，还是传承700年的器韵之地。

据《华阳县志》载：“琉璃古窑始于唐，盛于宋，衰于明末”。从五代至明朝的700多年间，琉璃古窑烧制过大量的青瓷和五彩缤纷的琉璃釉陶器。琉璃场是宋代以来的旧名，场以“厂”命名，是西蜀少数几个著名的陶瓷工场之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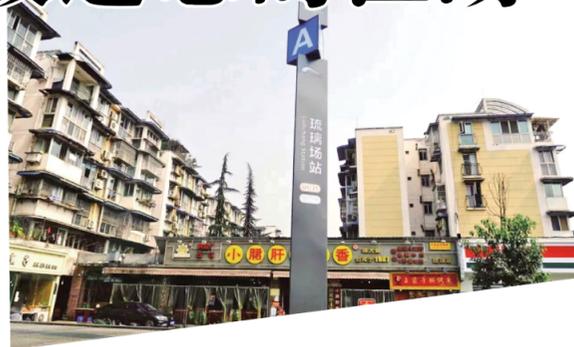
上世纪，琉璃场附近出土了不少精美的陶器，陶器碎片散布的面积为340亩，堆积层厚1-3米。在现针织厂、印染厂及宿舍和胜利粮站后的建筑物下面，都还可以见到陶器碎片。1984年11月，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政府（1991年前，琉璃场属于金牛区管辖）批准“琉璃古窑窑址”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并在琉璃场村立碑，以示保护。2018年5月至今年3月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外宣布，在锦江区柳江街道等地发现了一处从五代延续至宋元明时期的古窑

址，并出土了丰富的陶瓷器，这就是琉璃场窑。

大概习惯了忙碌与繁华，现在的琉璃场，多了一份千帆过尽的淡然。平静安逸的休闲生活节奏，不会让人想到这里是成都的2.5环，甚至它的方位还是“南”。琉璃场板块地处二环路东五段，属于成都市锦江区，通地铁，西临金融城CBD，东靠三圣花乡，北接万达商圈，被众多“明星”板块包裹。2023年12月，成都中心城区迎来本月首次土拍，琉璃场29亩地块颇受青睐。

但目前，琉璃场的周围，摩天大楼旁还保留着陈旧的老居民楼，沿着琉璃路一路向北，穿过桥洞，这里保留着老成都最初的风貌，一条笔直不到两公里的琉璃路，私藏着城市记忆的底色和市井烟火百态。

这里老年人居多，他们拉着推车、提着菜篮，漫无目的地散步；街边沿，老人泡一杯盖碗儿茶晒着太阳打盹儿，一坐就是一



上午；在阳光下驻足停留的猫咪，时不时摇晃着尾巴拍一拍地面……他们各自在安然自得，快乐自在，享受着属于自己的悠闲时光。

街道旁挤着各种各样的小店，街角斜对面的毛记冒菜虽是平平无奇的店面，但只要尝过他家的特色冒郡肝、牛肉，就足以让人流连忘返；猪脚饭和豆汤饭的老板这会儿也没有上午那么忙碌，在闲暇时间里收拾收拾店面，享受着老街带给他们的独有缓慢时光。熙熙攘攘的街道内，每一家老店都有说不完的故事和吃不腻

的味道。

在琉璃场，似乎悠闲自在和人文自然总是相伴。连续两年的4月，在琉璃场地铁站都有燕子筑下的巢穴。只要天气尚好，附近的东湖公园都挤满了人，转陀螺比赛赢了的大爷，脸上笑开了花。

这就是琉璃场现在的模样。据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，琉璃场自带琉璃窑址文化，同时更有金具工厂、胜利老乡镇等老成都记忆，在未来城市更新打造中，将保留部分原始厂房，加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。相信未来，会有琉璃场的下一个故事。

时光一页

电波

卢伟

冬日午夜，在驾车回家的路上，从重庆交通广播“一路倾听”节目里，突然听到自己写的诗。诗写得很一般，不过主播的诵读水平很高。尽管如今新媒体被广泛运用，但我依然还是习惯在驾车时打开收音机，让电波填满整个车厢，心甘情愿地沉浸在电波带来的怀旧情绪中不能自拔。就像学生时代那无数个暑假的夜晚，总喜欢电波牵引着皎洁的月光，在晚风轻抚中肆意流淌。

记得学生时代的暑假，天气总是很炎热。傍晚，父亲总会交待我一个任务，用水将地坝打湿，让热气蒸腾。天将黑尽，热气悉数陪伴晚风去流浪。而我们一家人，则端出凉椅板凳，放松地坐在地坝上，挥舞着蒲扇聊天。重庆农村的夏夜，总是很清朗，月朗星稀，稻香徐徐，蛙声阵阵。而我，更喜欢打开收音机，听着午夜的广播节目，看着天上慵懒的星星发呆。也总是在半睡半醒间被父亲叫醒，催促我赶快到屋里去睡，以免着凉。

那时的午夜节目主要有三类。最常见的是音乐类节目，电台会一首接一首地播放歌曲，然后主持人介绍歌手以及歌曲背后的故事，在睡不着的时候，听这类节目功效甚好。其次是诸如某某治疗仪、某某医院的广告营销，听到这类节目我会毫不犹豫地换台，这些还不是我那个年纪关心的事情。第三类也是我最喜欢的，是关于读书或者旅游相关的节目。主持人会推荐一本书，介绍作者创作背景以及里面的经典语句，还有带给我们的启示等，尤其喜欢主持人对名句专业的诵读；或者推荐一个地方，介绍那里的风土人情。这类节目，用现在的话说，真正实现了“诗和远方”的有机结合。书倒是可以想办法买到，但电台介绍的那个“远方”，就只有心驰神往了。

因为在那个年代，祖辈都生活在农村，甚至有的长辈到老都不曾走出过这个山沟，根本不敢奢望外出旅游的事，可能在他们心中

压根就没有“旅游”这个词。他们一年四季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苦劳作养家糊口，根本没有休息的时候。就像小时候我妈妈对我说的那样：“我要是能像你们一样啥也不管地耍一天，就安逸了。”

在我看来，午夜广播节目的主持人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。首先，他们的声音极富磁性，语言要有抑扬顿挫而又似明非明的节奏感；其次，他们得有丰润的情感，这种情感或是来自从小浸润的人文情怀，或是来自过往岁月的层层积淀。只有富有磁性的声音加上自然流露的情感，才能将生活的点滴娓娓道来。如果再配上那恰如其分、或新或老的歌曲旋律，就能透过电波抓住听众的心，让听众在弥漫的电波里陶醉。

小时候的我，总是想看看电台主持人的庐山真面目。但那时没有网络，更没有电脑和智能手机，所以见到广播主持人，就成了心中的一个梦想，就像追星族渴望见到自己喜欢的明星一样。过了些年，记得我已上初中，在“要想富先修路”的号召下，公路建设突飞猛进，交通状况大为好转，从农村到城市方便了不少。哥哥说解放碑有个透明的直播间，可以通过玻璃看电台主持人直播节目，于是我就缠着哥哥带我去一睹为快。但在鳞次栉比的高楼下、车水马龙的都市里，没有星空和月光，没有晚风和稻香，没有蛙声和虫鸣，反而没了被电波牵引着的欲说还休的情愫。

我还是更喜欢隔着收音机，与主持人用电波沟通，而不是用眼睛交流。就像很多人看过荧幕版的金庸小说以后，还是觉得文字版的更有味道。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如今的人们，被信手拈来的海量信息所包围，在感到无比方便、快捷、高效的同时，又开始怀念那朦胧月光照耀下的那朦胧岁月的原因吧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）

生活随笔

诉说

李美坤

2023年到此为止。

12月的某天，清早醒来，看着2023年已逼近封底，我突然想到了这句话。楼下的银杏叶已在草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，街边的小面馆、早餐店正热气腾腾，送孩子上学的、出门上班的，在冬日的寒冷中开始了新的一天。

那几天刚好遇到气温断崖式下降。自入冬以来，天气不错，称得上是暖冬，街道上、公园里的海棠花七零八落地盛开，人们在适宜的气温里很是享受，自然还不至于感到寒冷的凛冽，都纷纷喊太冷了、受不了。而我却一声不吭，只顾一件一件地添衣。我自己明白，今年我的冬天，是从夏天开始的。

5月蓝花楹盛开的时候，患病两年多的妻子去世了。忙完妻子的后事，我去新疆、湖南、河南、北京到处走走，努力从寒冷里走出来。有一件事烙在脑海里特别深刻：在成都东站我看见一只受伤的麻雀后，注视了它好久，烟一支一支地抽。看见不远处又有一只麻雀飞过来，我想当然地，以为是寻它的伴侣。

当然我也一直清晰地记得，某个秋夜一场碎梦中的四个片段——
梦见孩子还小，在学校参加接力比赛。赛场上，我居然带着锅，生上火，一边关注着孩子比赛，一边炒菜。丝毫不顾忌，浓浓的油烟，让人们厌恶责怪、避恐不及。
梦见在菜市场和人抢萝卜，最终把新鲜嫩白的三个萝卜抢到手。
梦见下了雨，路面湿滑，自己骑摩托车摔了个人仰马翻。

往年的年底，如同庄稼人细数收成一样，我要对自己的工作、生活进行盘点。2023年太黯淡，我没有追上那个曾经发光的自己。今年的风太大了，我不想回头看，不想注视深渊，又想深渊注视我，只想说：今年到此为止，愿所有不好的事、难过的经历和坏情绪都翻篇。

这几天天气还不错，太阳很好，工作也很忙。期待新的一年，无论我往哪个方向走，都是迎着光向前、向上。

（作者系《新渝报》副总编）



“流光绘影”耀山城

近日，重庆美术公园，中国·重庆第二届国际光影艺术节的绚烂光影吸引了众多市民打卡。

本次艺术节以“流光绘影，艺术让生活更美好”为主题，以光影为媒、城市为幕，推出光影艺术秀、艺术装置展、涂鸦秀、摄影展、时装展、少儿美术展演等近30项特色活动，把光影艺术融入山城夜景，璀璨照亮全城。

特约记者 孙凯芳 摄



海克尔笔下的水母

□梁爽

作为一本自然科学插画集，《生物的艺术形态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）是恩斯特·海克尔最为人知的著作之一。从硅藻、海星，到蜂鸟、羚羊，其刻画的笔触遍及地球生命。而无论是原始微生物还是高等动植物，其构造之反复，造型之完美，都让人感叹科学与艺术的距离可以如此紧密。其中，有关水母的插画最让我印象深刻。

水母是什么？是海洋中柔软飘逸的身体。科学家们说它们没有大脑却无比聪明，没有血液却能自我重生，没有骨头却能排列自己的触手，有些能吃，有些有毒。艺术家能想象出各种形态和寓意的水母，但在生物学家恩斯特·海克尔眼中，千万只水母只让他想起自己的妻子。

1864年2月16日，德国国家科学院在海克尔30岁生日这天，将最高奖项科索涅斯奖授予给他。但同时降临的，还有新婚妻子安娜意外去世的死讯。

这无疑残忍的。一个月后，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：“我的内心已经死了，一切都死了。生活、自然、科学对我没有吸引力。时间过得真慢啊。”

海克尔前往地中海小镇尼斯，一天，他在散步时看到一个岩石池里有一只美杜莎水母。“我很高兴地看着它的触须玩耍，那触须像金色的发饰一样挂在精致的伞帽边缘

上，只要轻轻一碰，触须就会卷成又粗又短的螺旋状。”他画了一张草图，并把这个物种命名为“安娜的发带”（Mitrocoma annae）。

事实上，他将自己对安娜的感情完全投射到水母上。在两卷本巨著《水母》中，海克尔描述了600种水母。一年后，他在耶拿建了一座房子，将其命名为“美杜莎别墅”，天花板上是美杜莎的壁画。

事实上，在摄影尤其是微距摄影发明之前，充当插画师的正是这些科学研究者。但海克尔笔下的科学插画却远远超越了科学记录，它们自带强大气场，有着惊人的辨识度和让人着迷的古怪魅力。在那些疯狂的水母插图中，每一个鳞片、尖刺和触手都被细致地记录下来，同时又具有近乎抽象的形式感，对20世纪早期的绘画、建筑和设计产生了很大影响。达尔文评价“这是我所见过的最伟大的作品”。

不过，真正让海克尔感动的并非水母呈现在视觉上的美，而是它们特殊的进化生物学。在水母的生命周期中，海克尔看到一种近乎集体主义的“无私”。



一些水母物种是通过交替繁殖的过程产生的——成年水母可以不依赖游泳并进行有性繁殖，但从受精卵中孵化出来的幼虫会变成水螅状生物，扎根海底，无性发芽，直至作为成年水母寻找配偶，重新开始这个循环。与此同时，还有一些水母并不能独立存活，而是必须作为一个共生体之中的一部分存在，其中个体成为这个集体存在的特定器

官，实现生殖、消化和运动的功能。

在海克尔之后的一个世纪，伟大的科学家和诗人刘易斯·托马斯在《美杜莎和蜗牛》中探讨了这个问题。在那不勒斯海湾中，美杜莎水母和裸鳃海蛞蝓就巧妙地实践着一种共生关系。

成熟的美杜莎水母需要找到它命中注定的那只小小的海蛞蝓，把它包裹起来，两者各自繁殖。海蛞蝓的幼崽无法独活，立刻就被水母的触手逮住，吞进伞状的身体里。但它们并非食物，正相反，它们一口吃掉了水母的身体。这会儿，曾被水母温柔包裹的那只小小的海蛞蝓也长大了，默许那只残存的水母永久性地寄生在自己身上。这种水母和这种海蛞蝓没有别的生存方式，活下去的唯一可能，就是当水母的幼崽长大成熟，将这个版本再演一次。

这是关于自我悖论最深刻、最美丽的解读。在水母复杂的生命周期中，个性的概念不再有意义。无论是自身的繁殖，还是与其他物种的共生，都消解了自我的概念，也超越了自己的概念。

正如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·卡森所说：“某种特定植物或动物的寿命本身并不是一出完整的戏剧，而是无尽变化全景中的一个短暂插曲。”海克尔被这种巨大的“无私”震撼着，也因此抚慰失去挚爱的痛苦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国审计报社）